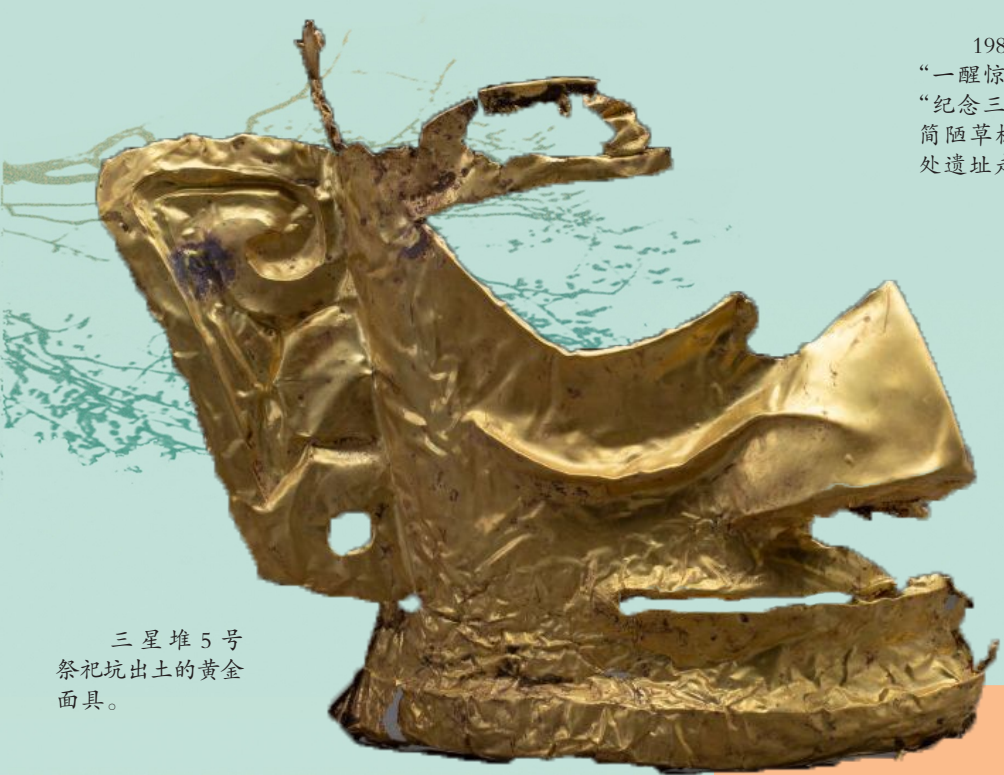




三星堆5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面具。

器物无言 照见多元一体

“40年来,祭祀坑的发现,让我们对中国历史整体有了新的认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受限于史料,更多聚焦于黄河流域。三星堆的发现,则以实物打开了另一扇窗:8个祭祀坑总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却出土了近2万件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等文物,证明在3000多年前的长江上游,存在与中原商王朝同时期且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陈坤龙在研讨会上介绍,通过科技考古的方法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尊、青铜罍等容器的泥芯矿物来源指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面具等本地风格器物的泥芯矿物则源于本地。器物与技术往来交织,三星堆成为观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样本。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巨大的青铜纵目面具、近4米高的青铜神树、黄金权杖等器物,其造型之奇幻、文化内涵之独特,在中国其他地区前所未见。这表明古蜀文明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发展出了极具自身特色的神权与王权体系,展现了中华文明内部惊人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我认为三星堆最重要的发现意义就是,即使在中原王朝兴盛的时期,各区域都有自己非常有特色的区域文明,既接受中原的影响,同时又有很多自身的发展和创造,这样才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说。

▼三星堆祭祀坑里埋藏的青铜尊。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

惊世之后 追问不止

1986年夏天,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相继被发现,沉睡数千年的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2026年7月底,多位国内外考古学家齐聚四川德阳广汉,参加“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四十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从简陋草棚到恒温方舱,从惊世器物到文明图景,40年考古接力,让三星堆由一处遗址走向世界,也向着诸多未解之谜,再次出发。

草棚方舱 见证考古变迁

作为当年1号、2号祭祀坑发掘领队之一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显丹,至今感慨:“当年发掘条件虽异常简陋,但我们倾尽了所有心力。”

三星堆博物馆展陈的老照片中,考古工地只有简陋的草棚子,考古队员们身着背心短裤,正合力将青铜大立人像从坑底缓缓抬升;一位工作人员立于竹制脚手架之上俯身拍摄,那便是当年最为“先进”的航拍视角。

30多年后,3号至8号祭祀坑的发掘,则集中了国内多个重要研究机构力量,形成多学科合作开放平台。

钢架大棚下,考古队员在恒温恒湿的透明方舱内作业,多功能平台平稳吊升文物。数字技术把现场送到公众眼前,“透明

厨房”式陈列又让修复过程走进展厅,将文物保护修复的实景实时呈现于观众眼前。

多学科考古更是在祭祀坑内发现了肉眼难见的丝绸痕迹、植物种子、动物蛋白等。三星堆稻作农业为主体的生业形态基本确认;碳14测年锁定祭祀坑埋藏年代为距今3200年至3000年;三维扫描和3D模型实现文物跨坑拼对,成功复原大型青铜器完整形态;攻克出土象牙保护世界性难题,国宝终可直面公众;青铜器铸造工艺和玉石器制造方法更加清晰……

“三星堆3号坑、4号坑、5号坑、6号坑、7号坑、8号坑的发掘,实际上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多学科结合的一个范式,这个在全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宋新潮说。



三星堆遗址航拍图(资料照片)。

祭祀坑外 追问未解之谜

40载考古深耕不辍,39次考古发掘,仍只是翻开这部地下之书的一部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乔钢介绍,三星堆遗址发掘仍在进行。目前,考古队正持续在仓包包小城、月亮湾东侧、真武宫等地点,推进水路交通节点、城址功能布局等研究。未来还将持续开展城址功能布局研究和水资源利用研究。

作为学术研究的“富矿”,三星堆仍有大量未解之谜静待破解。三星堆青铜器铸造地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四川大学教授霍巍在做学术总结时说:“现在从青铜器器物入手,无论我们从它的形态、风格、纹饰,还是从它的制作手段、原材料等等去推测,总觉得‘隔靴搔痒’,缺乏最后的关键证据,那就是铸造地点的发现。”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关注“三星堆的水系与城池复原”,希望

通过共同努力进一步明晰三星堆古城的功能分区。“遗址地处沱江冲积扇上,唯有厘清沱江水系的古今演变,方能准确认识三星堆先民何以选址于此、为何如此规划布局,进而揭示城址与水环境、水资源及地理环境之间的深层关联。”孙华说。

除此之外,三星堆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精神信仰,乃至未来是否会发现高等级墓葬等问题,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40年,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这40年足以见证一处重要考古遗址从默默无闻走向享誉世界的历程。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傅罗文在致辞里所言,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既要怀着敬畏之心对待文化遗产,珍视每一处遗存;更要放眼未来,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讲好这一古老文明的故事,让它呈现出更具科学性、感染力和感召力的面貌。

(据新华网)



8月10日,游客在青海省博物馆展厅内参观。暑期来临,青海省博物馆自8月1日至8月31日全面取消周一闭馆限制,满足各地游客的参观需求。新华社发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汇聚48台优秀剧目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记者从8月10日下午在京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媒体通气会上获悉,8月18日至9月23日文艺会演期间,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

据介绍,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中央广电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即将在北京举办。本届文艺会演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集中推出一批扎根中华文化沃土、融合各民族文化养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的舞台艺术精品。

参演剧目将陆续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每台剧目演出2至3场,总演出场次114场。参演剧目类型丰富,涵盖多种艺术形式;题材多样,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基层院团剧目占比达32%,首次推出5台跨区域联合创排剧目;坚持公益惠民导向,推出低票价等文化惠民政策。

据了解,本届文艺会演汇聚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优秀文艺力量,是新时代民族文艺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各主办单位表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全力做好这场文艺盛会,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以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8月10日,旅客在Z174次列车上体验影视配音秀。8月10日13时,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的Z174次列车上,旅客们坐在电影主题车车厢里观看影片、体验电影配音秀,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悠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悠享龙江 畅游尔滨”是哈铁推出的“铁路+文旅”客运专列定制服务,已相继开行多趟“歌迷”“球迷”等定制化主题列车,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新华社发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8月10日晚在京揭晓。来自各行各业的101位观众现场投票,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

纵观本届百花奖获奖名单,文艺为民的鲜明底色一以贯之,时代发展的万千气象生动彰显。

从《南京照相馆》到《得闲谨制》,从“我和我的”系列到“志愿军”三部曲……近年来,主旋律题材创作不断创新叙事视角、表达方式,联结当代观众与历史现场,更好传承红色基因。

聚焦现实生活,引发观众共鸣。易烊千玺、卫诗雅荣获最佳男女主角奖。为了演好《小小的我》中的脑瘫少年刘春和,易烊千玺与主创团队实地探访多位脑瘫患者家庭,观察他们的生活状态。在《破·地狱》中,为了更贴合殡仪从业者群体,卫诗雅花了九个月苦练“破地狱”仪式。

深入生活、扎根生活,那些真实的生活素材,成就了银幕上打动人心的瞬间。《长安的荔枝》讲述了唐朝九品小吏千里送荔枝、挑战“不可能”的故事;《惊蛰无声》聚焦当代隐蔽战线无声的较量……这些获奖作品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回归生活本真,抒发人民心声,收获共情共鸣。

汇聚新生力量,见证新的突破。当晚,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最佳影片奖桂冠。

影片总出品人王长田在领奖时感慨,百花奖首次把最佳影片奖颁给动画电影,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动画电影百花齐放。”

近几年,《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等动画电影先后在百花奖舞台上斩获重要奖项,百花奖见证了电影行业新势力的崛起与进步。

光影长河,花开朵朵。从时代的脉搏中感受艺术脉动,从人民的奋斗中汲取创作养分,广大电影人潜心创作、倾心演绎,让影人、观众在银幕上双向奔赴,让文化、文明在光影中交相辉映,中国电影正迎来更多的机遇与精彩。(据新华网)

中央民族大学舞剧《国家的孩子》在京首演

以童真视角讲述民族大爱故事

以孩子之名 从隔阂到亲近的草原日常

舞剧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上海等地出现食物短缺状况,在国家的统筹部署下,3000余名南方地区的孤儿被接到内蒙古由牧民家庭收养。舞剧讲述了一对上海兄妹远赴草原、邂逅草原额吉、结识蒙古族伙伴、健康成长的动人经历。

《国家的孩子》在叙事中紧紧扣住“孩子”二字。初入草原的南方兄妹与当地孩子脾性不合,从摩擦对峙到追逐打闹,少年的斗气与较劲成为剧中生动的段落。尤其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来自上海的哥哥与草原男孩为了一条羊腿追逐打闹的场面,“小孩哥”气鼓鼓的模样里透着可爱与滑稽,草原男孩有情有义却略带傲气。孩子们在奔跑打闹间把草原的日子过得充实又新奇。笑声之中,观众也被他们的童年时光所感染。

该剧编剧、总编导,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副教授李进说,主创团队一开始就决定从孩子的视角切入,用轻松幽默的方式编排作品。“当年被送到内蒙古的孤儿,在草原上度过的最初时光,恰恰就是以孩童的视角去感受的。”在李进看来,孩子的世界直接、简单,哭与笑都很直白,“这份纯真的背后融入了大爱,他们的直白比成人世界的复杂更具力量。”李进说,孩子们之间一开始的小

小隔阂,最终都在日常相处中化为理解和亲近,舞剧就想把这种状态描摹给观众。

以童趣落笔 用幽默感重构草原意象

从孩童视角出发、用幽默轻松的方式表达,这一理念贯穿了舞剧的排演过程。舞台上,辽阔的草原、温暖的蒙古包、剪羊毛等劳作场景,都被赋予了童趣可爱的质感。

舞剧前半部分,上海男孩与内蒙古男孩的追逐打闹是全剧亮点之一,活泼的气氛让不少观众笑出声来。主创团队在这里融入了不少小巧思:追逐戏的音乐,选用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经典作品《奔腾》的旋律,但舞蹈编排上做了全新改编。

“两个孩子在舞台上追着跑,我们特意让他们的脚步原地打转、双脚快速交替,有一种电子游戏里常见的奔跑的滑稽效果。”李进说,老旋律与新形式的碰撞毫无违和感,反而在诙谐中强化了舞剧整体的童趣基调。

以母爱为基 诙谐背后呈现温暖底色

舞剧题为“国家的孩子”,在孩子的背后,站着的是伟大的母亲。剧中,母亲的大爱始终藏在可爱的表达背

后,成为全剧最深沉的底色。

全剧有不少情感冲击力极强的段落。在“我想你了,妈妈”舞段中,初到内蒙古的兄妹俩在回忆中与母亲相见,却可望而不可即。三人舞行进间,南方生母的温柔身影与草原额吉的守护轮廓在虚实之间缓缓重合。李进介绍,这段“蒙太奇式”的处理,意在把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和额吉对孩子的接纳,用视觉上的“接力”完成传递,让母爱无分血缘、跨越地域的主题不言自明。

母亲形象同样贯穿于视觉设计之中。“我们想呈现祖国这一伟大的母亲,以及若干个伟大的母亲。”视觉总监任冬生介绍,在他的创作理念中,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本身就是“祖国”的意象,南方的孤儿初到内蒙古时,坐在极具内蒙古特色的勒勒车上,是内蒙古的母亲佝偻着身子,拖着勒勒车一步步前行,“观众会看到,在这片土地上,有这样温暖的人,有这样的善良与爱。”

李进表示:“伟大往往并不诞生于惊天动地的瞬间,而是由无数平凡汇聚而成。”他希望观众通过舞剧感受到,草原上普通的父母和背井离乡的孩子,在细碎日常里生长出超越血缘的爱与善意。

据悉,《国家的孩子》首演后,主创团队还将全方位打磨提升舞蹈、音乐、舞美、多媒体等细节。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该剧预计于10月中下旬在北京二七剧场再度上演。

(据《北京日报》)